

文件 S/5580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土耳其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原件：英文]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

敬隨函附送賽普勒斯土耳其社團總會會長勞夫·鄧克達斯先生(Mr. Rauf Denktas)於一九六四年三月五日致閣下函一件。

如蒙閣下將此函列為安全理事會文件分發，當甚感激。

土耳其駐聯合國

代理常任代表

(簽名) Vahap ASIROGLU

一九六四年三月五日賽普勒斯土耳其社團總會會長致
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本人已閱讀色隆·羅昔底斯先生(Mr. Zenon Rossides)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及三月二日兩函[S/5566及S/5573]，充分證實了本人認為希臘裔賽普勒斯人方面圖利用聯合國及其原則為工具以求達成其非法及違憲目標的意見。羅昔底斯先生意圖歪曲事實及曲解真象的企圖，業經一再揭露，竟仍能繼續欺騙像安全理事會這樣崇高的機關而不怕有任何後果，實堪遺憾。

羅昔底斯先生說：“理事會所聽到鄧克達斯先生的言論並非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的呼聲”[S/5573]。我認為此語為羅昔底斯先生承認在賽普勒斯有一個土耳其人的呼聲，有權與他本人及吉甫里安魯先生(Mr. Kyprianou)圖在理事會中代言的希臘人的呼聲表示不同的意見。只有根據賽普勒斯憲法方能決定這個土耳其人的呼聲能否成立。那個呼聲是土耳其裔副總統、土耳其裔各部長及土耳其社團總會的呼聲。本人自副總統及各部長得有充分授權，本人是土耳其社團總會的會長。

在這種情況之下，羅昔底斯先生不能只是憑大筆一揮或憑空想像就詭辯本人並不代表土耳其人的觀點。正因為賽普勒斯的全體土耳其人在感覺、思想及行動各方面無不一致，所以希臘人圖一舉消滅我們的殘暴計劃乃告失敗。

羅昔底斯先生力圖充分利用本人所說賽普勒斯有希臘人及土耳其人但非賽普勒斯人的陳述。羅昔底斯先生說此語表示我忠於土耳其，他又說：“在他身為公

民的國家受土耳其侵略與侵入時，他擁護侵略者”[S/5573]。在羅昔底斯先生的歪曲想法中，此說或有其價值，但在了解賽普勒斯問題者看來，卻可以幫助表明土耳其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謀應付的是那一種思想。

對賽普勒斯的希臘人，希臘是他們的光榮祖國，為實現賽普勒斯與其祖國的聯合，他們有權濫用聯合國的斡旋，否認他們鄭重簽訂的條約的效力，破壞其偽稱關切的獨立的基礎，並攻擊及屠殺反對賽普勒斯與希臘聯合的所有土耳其人。但賽普勒斯的土耳其人如視土耳其為祖國就是罪行。希臘人的理論是土耳其人必須忘卻土耳其，而讓希臘人盡力廢棄協定，進行賽希聯合。

羅昔底斯先生侈談“土耳其侵略及侵入”，並指責賽普勒斯土耳其人擁護“侵略者”。這種幼稚論據不可能對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有任何影響，但為匡正紀錄，我要說明如下：要不是依保證條約予土耳其以恢復治安及維護憲法之權，賽普勒斯的希臘人早就於鎮壓土耳其人叛亂的虛偽藉口之下，把賽普勒斯的土耳其人完全摧毀了。

我不擬詳論羅昔底斯先生所謂多數人民與少數人民理論的問題。賽普勒斯共和國不是賽普勒斯的希臘人造成的。它是賽普勒斯的希臘人與土耳其人在平等地位上相互協議造成的，他們同意依照法治即議定的共和國憲法而共同生活。現時希臘裔賽普勒斯人方面希圖忘卻這一切有關考慮，而將土耳其人貶於在希臘人統治下的少數人民地位，這與人類榮譽及尊嚴全不相符。以集體屠殺及破壞財產而圖達到此目的，違反了國內法與國際法的一切原則。不管羅昔底斯先生如何力圖掩飾其社團的污點，他是不會成功的，因為真理站在我們的一方。他指稱紛擾的根源在於土耳其人的分治政策之說，與他所謂土耳其人叛亂並以武器回答馬卡里奧斯(Makarinos)大主教修改憲法的提議之說，同樣荒誕。所謂土耳其在賽普勒斯土耳其人之前回答此項提議之說，亦同樣不確，因為一經向副總統說明此項提議後，副總統即對吉甫里安魯先生說明土耳其人不可能接受此項提議。

本人對理事會〔第一〇九九次會議〕大段引述馬卡里奧斯大主教的言論，證明他從來沒有放棄賽普勒斯與希臘聯合的主張。羅昔底斯先生對此無從答覆。所以他說各段“明白表示總統對鞏固及穩定賽普勒斯共和國如何關切”〔S/5573〕。這又證明了希臘裔賽普勒斯人歪曲事實及以一切欺騙方式求達目的的能力。本人引述的各段顯然表現大主教的真意所在，而且三年來他對待土耳其人權利的方式的經驗充分對我們證明了如果我們不接受他的統治，如果我們拒絕放棄我們的憲法權利，他將作何行動。

賽普勒斯的土耳其人今日過着被人圍困、恐怖及暴行到處皆是的生活。他們自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來所受的痛苦，世界各報均有充分報導。略加引述即可說明此點：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每日郵報”：

“...李薩里底斯博士(Dr. Lyssarides)為希臘裔賽普勒斯議員，且為馬卡里奧斯總統的私人醫師，今晚告我稱他領導對土耳其人作戰的組織之一。這是首次證實所傳希臘人方面參加衝突者約有四個私人軍隊。”

一九六四年一月五日“世界新聞”：

“...我得悉其他警察力量完全被僅對希臘裔賽普勒斯人恐怖團體賽戰團中某一派効忠的平民鎗手劫持。”

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每日電訊報”：

“羅昔底斯先生企圖推諉其屠殺及可恥暴行責任的這些私人軍隊及遊擊隊，在賽希聯合的戰鬪口號下攻擊無力自衛的土耳其婦女及兒童，馬卡里奧斯總統及其部長們縱容這一切行爲，對世人宣稱‘政府保安部隊在應付土耳其叛徒’。”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每日電訊報”的另一段描述國家在當時及現在的情況：

“...在反抗英國統治時期組織的準軍事組織賽戰團顯然控制該島大部。我們駕車經過的地區滿是持有武器的青年人，他們不穿制服，也不戴徽號。他們把守數十處路障及堡壘陣地。他們有持鎗捕人的權力，大概亦有決定死活之權。他們自有其指揮部及武器倉庫。除有充分步鎗、散彈鎗及手鎗外，他們也有許多手提機關鎗。有些人持有機關鎗及二吋口徑的迫擊炮。他們擁有大量儲存備用的手榴彈...”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三日“紐約先鋒論壇報”稱：

“...希臘官員承認遊擊隊參加警察，協同戰鬪，對土耳其人久有仇恨的前反英賽戰團恐怖份子的活動，在此間亦係公開的秘密。”

關於希臘方面的意圖，一九六四年一月四日倫敦“時報”稱：

“...憲法予土耳其人以許多政治保證。這些保證未能防止流血。現在必須增加其效力，尤其是如果總統一定要堅持其廢止條約的主張。他迄今尚未表示能予土耳其人以何種較大安全。事實上，廢止條約的主張使他們較前更仰望安卡拉求保護。”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華盛頓郵報”稱：

“...但美國方面認為馬卡里奧斯並未盡力防止暴行，確保尊重少數人民的權利。”

一九六四年一月五日的“星期日時報”稱：

“賽希聯合雖在過去數年內為求和平及寧靜而不多談及，但決未取消，不管現時當權者是否要它取消，而且自希臘於一八二一年獨立以來，教會方面即一直支持此項運動。

“... ”

“賽戰團的鬪爭目標是‘專求賽希聯合’。在過去兩個恐怖星期中與土耳其人作戰的許多前賽戰團團員屬於希臘裔賽普勒斯人的極右派，視前賽戰團領袖格里瓦斯(Grivas)而非馬卡里奧斯為他們的領袖，以賽希聯合為他們的主要目標。

“土耳其人所恐懼的憲法修改引起了血腥的聖誕節之戰，但在這種恐懼的後面，還有更深的恐懼，怕在希臘人完全控制下造成賽希聯合。不管是否共和國，學校中仍然教授賽希聯合。”

關於希臘人對土耳其人的兇惡暴行，本人願引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每日郵報”：

“...我獲得准許在被圍的土耳其區中行動。我經人伴同前往庫薩爾(Kumsal)區，踏着碎玻璃，走進漆成綠白兩色的房子，園中種有橘樹，一隻無主黑白兩色貓走過。此房的浴室滿是血跡，零亂不堪，浴盆中伏着一個女人及三個小男孩的屍體，在鄰室中另有一個女人的屍體。我的嚮導說第二個女人和她的孩子們是一個土耳其少校的家屬，均被希臘裔賽普勒斯人鎗殺。”

休戰之後，仍然續有暴行：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的“每日郵報”稱：

“...奧莫非達 (Omorphita) 教士及其癱瘓目盲的兒子今日被人發現在尼古西亞臥牀上被人殺害。土耳其人於英國人護送下回到奧莫非達郊區，發現七十五歲的教士胡斯英·伊格勒西 (Hüseyin İgneci) 身上滿是機關鎗彈孔。”

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倫敦“每日先鋒報”稱：

“...我走到土耳其人家時，狀極可慘。除四壁之外，別無所有。我想即令遭受油漿彈攻擊，亦不致有如此重大的破壞。我數到四十個燒焦磚殼，過去都是房屋。每一座房屋均被用汽油縱火燒毀。在陷塌的紅瓦屋頂下，我看到一堆堆毀壞的鋼絲牀、童牀及深及足踝的灰燼，這一切過去都是桌椅衣服等物。

“在一哩外的鄰村亞依奧斯·瓦西里奧斯 (Ayios Vasilios)，我看到十六所燒毀的房屋。它們全是土耳其人的家。在這個村中，有一百多個土耳其人失蹤。在這兩個村中，我未見有任何希臘人的房屋受有絲毫損傷。”

一九六四年一月五日的“世界新聞”稱：

“...此地過去曾有土耳其人，但我不能查知他們的結果如何。數小時後，我通過若干路障，到達阿依奧斯·瓦西里奧斯村，見到極慘痛的景象。在這個希臘人佔多數的村中，顯然有十三個土耳其人躲在一個現代化的好別墅中，以為可得安全。他們立即遭受攻擊。牆上滿是散彈鎗、步鎗、手提機關鎗及手鎗的彈痕。最後一個攻擊者爬上屋頂，揭去紅瓦，對下面無力自衛的人投擲手榴彈。立

即死亡者十一人。另二人中有一個襲啞人裝死，於夜間爬出逃走。”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三日“每日電訊報”稱：

“...今日自尼古西亞飛抵倫敦的二十名難民中有二名英籍婦女及其子女。其中一名現年二十六歲，不願說出姓名，因為她的土耳其籍丈夫仍留該島。她自稱曾見希臘籍警察在她所住的公寓外面鎗擊土耳其人五名。她說她見其中一名土耳其人在雙手高舉走向警察時被以機關鎗掃射。”

本人可以引述一百五十段其他報導，全都證明土耳其人之所以遭受殘暴攻擊，係專為威脅逼迫他們接受賽普勒斯少數人民的地位。

羅昔底斯先生絕對不會見到真理，因為否則他就得辭去他本來違法擔任的職務，拒絕為一個以屠殺及暴行為政治手段的大主教服務。

今日的“紐約先鋒論壇報”有一篇慘痛報導，記賽普勒斯境內土耳其人在希臘人圍困下的生活情形。沒有一個希臘人因這種暴行被所謂共和國保安部隊拘捕。

這些先生們現在解釋安全理事會決議案[S/5575]說該案使他們有權利用國際維持和平軍，協助現時非法及違憲穿上制服及編成軍隊的希臘籍恐怖份子，把視為叛國之徒的土耳其人完全殲滅。我們竭誠希望並相信秘書長不致對該軍頒佈可以協助希臘人在聯合國掩護下繼續其對土耳其人的暴行的命令。

賽普勒斯土耳其社團總會
會長

(簽名) Rauf DENKTAS